

发挥余热 无私奉献

——记县交通运输局退休老干部汤锦荣

□ 别纯仁 潘寿军

县交通运输局退休老干部汤锦荣今年81岁，是一位1958年参加工作、1964年入党的老同志。从1970年起，他就先后在乡镇和县有关部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。1998年退休后，他始终牢记自己当年入党誓言，离岗不离组织，退休不褪本色，发挥余热，继续参与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服务，体现了一名老干部、老党员不忘初心的思想境界和坚强的党性观念。

1998年初，汤锦荣应聘担任县老区开发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至今。在此期间，他积极协助和配合县有关部门深入调研扶贫开发项目，通过多方协调，先后参与引进县古黄河沿线开发、县标准农田改造等各类扶贫开发资金300多万元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先后多次与县老年大学的同事们一道，深入全县相关乡镇老年大学走访调研，协助解决有

关问题，受到乡镇老年大学广大学员的一致好评。

去年以来，县交通运输局老干部支部根据局党委的统一安排，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不忘初心、继续前进”的重要讲话，在老党员中开展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，汤锦荣同志每次参加学习讨论时都积极发言，他说：“不忘初心、继续前进”是习总书记向全党发出的号召，我们离退休老党员也责无旁贷，我们虽然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了，但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不能退，共产党员的标准不能降低，我们不仅自己要不忘记初心，走好晚年生活中的每一步路，还要教育好子女听党话、跟党走。”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

在今年春节前夕局党委召开的老干部迎春座谈会上，他结合近年来全县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情况，

把自己平时听到的、看到的、想到的情况，实事求是、有条有理地作了系统发言，既讲工作中的成绩和问题，又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。当时参加座谈的局党委书记、局长徐向兵听了他的发言，动情地说：“汤老作为老领导、老前辈，他的发言语重心长、感人肺腑，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全县交通运输事业的关爱之情，对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，既增添了动力，又具有指导意义。”并当场表示，对老干部们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，要提交局党委会议讨论和改进。

汤锦荣老人有儿子、儿媳、女儿、女婿共10个，目前有3个子女具有高级职称，5个子女在正科级岗位上工作。近年来，每到节假日期间，子女们都会来到他的住处看望老人。每当这时，他都要再三嘱咐子女们要听党话、跟党走，不

该说的不说、不该拿的不拿、不该做的不做。对他的言传身教，子女们都铭记于心、付诸于行。他在县法院担任副院长的女儿汤爱平说：“老爸对我们讲的话，虽然听起来是经常重复，但他老人们的提醒很必要，能帮助我们子女走好人生的每一步路。”

汤锦荣同志参加工作近60年来，在职时受到的各种表彰奖励，他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，仅退休后20年来，就先后10多次受到县老干部局和县交通运输局党委的表彰。2013年，他被评为淮安市老干部先进个人，受到市委市政府的表彰；2014年，他被江苏省老区开发促进会评为先进个人；2016年，他所在的县老区促进会还受到国家老区促进会的表彰。



家乡礼赞

蝶恋花·赋春季绿化

□ 徐春亚

池边垂柳万千缕，春色已来，九洲皆植树。待到风前柳絮飘，江南江北处处绿。
绿满山川闻鸟语，怡情悦目，地润天更舒。农人各种勤翻土，仲春时节潇潇雨。



蔡和庄的传说

(外一篇)

□ 栾芝德

蔡庄位于灰墩大善寺东北约4里处，全庄过去有十几户姓蔡的人家，在过去都耕种大善寺的80亩土地，成了大善寺的佃户。这个庄子因替大善寺种田，与和尚挂上钩，时间长了，周围人便把蔡庄称为和尚庄。这个名字一叫开，对蔡庄人大大为不利，姑娘们都不愿意到这个庄上去当媳妇，男人们只好打光棍，成了名副其实的和尚庄了。

庄上人作了难，便动脑筋改庄名。有人说叫蔡家庄，有人说叫心善庄，有人说叫蔡和庄。说叫蔡和庄的人还摆出理由：“蔡是我们庄上的本姓，和是和善待人，僧人不是很和善的人吗？”他的理由说服了大家。于是，庄上人到处宣传庄子改名为“蔡和庄”。后来政府统计人口、登记注册也称该庄为尹王村蔡和庄。因该庄人老实憨厚，年轻人渐渐都娶到媳妇，因人们还改不过来，仍然称该庄为和尚庄。只有集体开会时，干部称该庄为蔡和队或蔡和小组。

阎王河

在大善寺东北角百余米处，有一个水塘，人称阎王河，是建庙时人为在这里取土形成的，后储水供僧人们饮用，取名“僧人塘”。街道民众也来这里取水，于是有人又把它叫做“民僧塘”。

据传康熙年间，灰墩大旱，连续大半年未见一滴雨星，僧人塘干涸，河底龟裂。无奈，人们只好跑到四五里以外的胡大庄一带取水解渴。大善寺的僧人们也心急如焚，他们把寺内所有僧人都组织起来，向老天爷求雨。他们有的化装成雷公老爷，有的化装成闪电娘娘、风婆、云母、八仙、渔夫、借雨老师、长龙等。还有人抬着泥塑菩萨，放在太阳底下晒，故意在其脸上抹些油脂，说是被太阳晒出汗了，是雨被求到的预兆。

这样连续活动了数十天，终于感动了雷公老爷和闪电娘娘。他们

俩一商量，决定给灰墩下一场雷雨。结果，僧人塘里积了满满一塘水。人们有了水吃，高兴得狂呼起来。

过了几天，长龙受雷公和闪电娘娘委派，来灰墩了解民众的用水情况。长龙化妆成过路人，在灰墩要水喝，连要几家不但没有要到，反而听到一些难听的话：“开水要人烧，缸水要人挑，要喝用水瓢，大河里去舀。”

长龙回去作了汇报，不几天，僧人塘里的水渐渐干涸。这几家人受到了社会谴责，便天天在门外摆上香、茶、磕头祷告。大善寺里的僧人也念念有词，为他们求饶。雷、电二仙再次派长龙明察，发现这里的人确实有改过之心，雷、电二仙再发善心，让僧人塘满了水。

由于长时间无水洗澡，咋见到水，人们纷纷跳进塘里洗澡，对塘水污染很大。为了保证民众吃到干净水，大善寺里的僧人又出一招，说阎王爷派人来惩治污染源的人，现已化装成大蟒，住在寺内。街上也有人附和说，怪不得晚上走在大善寺东边的路上，常遇见一大蛇，肚子挂在一颗大柳树上，头伸在民僧塘里，尾巴还摆在大善寺的房上。

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传得神乎其神，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到民僧塘里去洗澡和洗刷脏物了，都称那里为阎王河。灰墩街和周边村庄人一直吃着这个河塘里的水，直到灰墩建起了自来水。



幸福的晚年

□ 杨海燕

一天要排泄十多遍。沈洪香不嫌脏不嫌烦，她一遍又一遍地清洗丁国柱的人工肛门，为防止人工肛门红肿，她还细心地扑上粉。丁国柱的人工肛门排泄出的脏东西经常弄脏了衣服、被褥等，沈洪香都毫无怨言地清洗掉。

丁国柱在得脑梗之前喜欢抽烟，得了老年痴呆症后，由于生活不能自理，他习惯了随口吐痰。沈洪香没有制止老人的行为，而是在家里地板上铺了地板革，在墙面上贴上塑料薄膜，这样就容易清洗了。

丁国柱腿脚不便，严重的前列腺炎使得他每晚要起来十多遍。为了照顾老人，沈洪香夜间睡觉时就凝神听着，一旦有动静，她就立马起身把老人扶到卫生间。

丁国柱常在夜里喊饿、喊渴，每当此时，已经睡下的沈洪香二话不说，立马起来做可口的饭菜，递上温开水给他。为了给老人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，她还特意在老人的房间里安装了空调。

2016年正月初三，丁国柱收到侄儿送来的香烟后，高兴得一根接着一根地抽起来。到了晚间，他突然咳嗽了，由于肺气肿的缘故，他咳得很费劲，感觉快喘不过气来了。沈洪香就把老人抱在怀里，用手在他的后背轻轻地捶打。就这样，直到天亮后，老人才缓过气来，而沈洪香已经累瘫了。

沈洪香一日三次按时喂老人吃药，希望他的病情得到缓解。丁国柱因老年痴呆而口齿不清，旁人几乎听不懂他的话，但沈洪香因为无微不至地照顾，能根据他的口型猜测出他要说的话。

现在，只要别人提到沈洪香，丁国柱就竖起大拇指，这是他对沈洪香的最高夸奖。

虽然病魔缠身，但丁国柱时不时地露出开心的笑容。他的笑，让人感受到传统孝道的力量。

但愿所有的人都能像沈洪香一样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发扬传统美德，并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。



丁国柱和爱人在一起

由于自己曾经患脑梗所致。近来，他更是长期卧病在床，需要专人护理。

但丁国柱却有一个幸福的晚年。

他幸福的晚年生活来源于儿女们的孝道，其中，他的小儿媳——今年已经53岁的沈洪香更是被人津津乐道。

人们常说“久病床前无孝子”，但沈洪香多年如一日地精心照顾丁国柱，对他甚至比对自己的父母还要好。

丁国柱的小儿子丁洪学常年在外打工，当轮到丁洪学照顾老人的时候，重担便落在了沈洪香一人肩上。

为了让丁国柱的身体好起来，沈洪香总是想方设法做一些可口的饭菜，并像哄孩子一样哄着他多吃点。但是，丁国柱只要多吃一点点，他腹部的人工肛门就会产生很多排泄物，有时遇到肠胃功能失调时，

今年88岁的丁国柱老人是大东镇薛三湾村人。他出生贫寒，18岁时拜乡村医生为师，此后走上赤脚医生之路，救治过病危的疟疾儿童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他还主动参加医疗队，救治过许多低蛋白血症病人。

然而，他自己却一度遭到病魔摧残。1963年，丁国柱腹痛便血断断续续几个月，一直不得好转，后来在上海中山医院被确诊为直肠癌。术后第十二天，丁国柱因高烧不退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，经医院全力抢救后转危为安，但从此在腹部留了一个人工肛门。

几年前，丁国柱得了老年痴呆症，生活不能自理，经医院检查，是

为母亲剪趾甲

□ 黄建如

脚放在我的膝盖上。母亲的脚又瘦又小，握在手里，有点凉，不再是过去温润如玉的感觉。她瘦骨嶙峋的脚背上一条条青筋突起，脚底满是老茧，脚跟上有几处已经开裂，摸上去好像木工用的木锉，粗糙地扎着我的手。

母亲的脚趾甲又厚又硬，我拿了把指甲钳，怎么也剪不动。“这指甲钳不好使，你得用剪刀。”母亲说。我把母亲的脚放下来，从抽屉里找来一把剪刀。母亲小时候缠过脚，脚趾都向下弯曲着，趾甲都嵌在了肉里，稍不注意就会带肉剪下来，需要格外小心。我怕母亲疼，手有些发颤，总是剪得很浅。“多剪点，别怕，娘的肉老，不会剪出血来。”我慢慢放下心来，母亲的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，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十岁。

我一边剪，一边忆起了小时候母亲为我们兄妹几个剪指甲的情景。母亲是个爱干净的人，容不得我们的指甲里藏污纳垢。一有空闲，她就会“命令”我们兄妹几个把手脚伸出来，让她检查，发现指甲长了，就会拿把剪刀为我们剪指甲。剪完手指再剪脚趾，小心翼翼，不厌其烦。现在想来，母亲养育了七个子女，该为我们剪了多少回指甲呀？可是已经八十六岁高龄的母亲，还是她主动要求的，想想真是汗颜！剪完趾甲，我抬头看着母亲，发现母亲的眼角泪花闪闪。我慌了，忙



清明前夕我和往年一样，早早地就去给父母扫墓了，我添完土，又提水给墓碑旁边的小松树浇了些水，随后又顺便把墓碑上面的灰尘擦干净，做完这些，我就坐在墓碑旁边，望着墓碑上面的字，仿佛又看到父母那布满皱纹、写满沧桑的容颜……

我从小就没见过父亲长啥模样，只听母亲说在我几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就被国民党抓了壮丁，从此渺无音讯，解放后，国民党溃败台湾，他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听人说解放前在上海滩看见国民党的队伍里有一个人的背影像他，估计现在百分之八十是死了，但是我的母亲总是认为他还活着，带着这渺茫的希望，她盼望了一辈子。

我的母亲很矮小，但是人家都叫

爸爸的乡愁

□ 金梅华

她高大娘，这是因为他丈夫的名字里有高，她虽然个子矮，但在那风云变幻的年代，她们孤儿寡母支撑着一个家有多么不容易。门前有她丈夫亲手栽的小槐树已经开花落了几十年，当年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一棵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，她自己的一头青丝已熬成白发，由“高大娘”成了“高大妈”。

上个世纪末，我们家突然收到了一封海外来信，落款竟然是我的爸爸，一家人喜出望外，苍天有眼，多少年的期盼终于有了回应……

人家代笔，所以内容很简单，就是问家中是否还有人在，媳妇是否改嫁等等。我接信后立即回信告知家中情况，并且告知母亲贤良淑德、一直未嫁，且声誉无瑕，家中已子孙满堂。不日便收到对方回信，并且还寄来了上面雕刻了母亲属相的金戒指，表示要落叶归根。

时隔半个世纪，爸爸带着对故乡的朝思暮想终于回来了，当年的飒爽英姿，如今已经是弓腰驼背风烛残年。两双老手，四行浊泪，拥抱而泣，场面之凄惨，令人动容。

原来他被抓壮丁后，也没有训练，第二天就上场了，多数人都当了炮灰，他几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幸免于难，后来国民党溃败台湾也顺便带走了他。在台湾，随着蒋家王朝的没落，老兵的日子异常艰难，他们这些没有文化的老兵大多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，很多人都孤老终生或客死他乡。爸爸年轻时就在山上当伐木工卖苦力，年老了就替人家看香蕉林，他每次梦回故乡，醒来都是泪湿衣襟。

爸爸回来的第二年，就生了场大病，虽然妻儿不离不弃地昼夜照顾，但是天不遂人愿，大病并不怜惜这对一世情、半生缘的老人，半年以后他便长眠在这里，几个月以后，母亲也随他而去，我把他们安葬在一起，让他们生难共枕、死同穴。

清明思念外婆

□ 王 珉

寒冬已经褪去，暖春尚未到来。最怕春寒料峭之际，窗外的雨不知不觉，绵绵长长，淅淅沥沥，丝一般，纵横交错成一张思念的网。

印象中的清明，或听祖亲教诲驱邪赶不去惆怅，或念心眷眷般汇聚欲断的魂。伞似乎是多余的，春雨霏霏湿了肩头眼角，馨香的潮气与温暖的阳光牵引出丝丝缕缕与暧昧。擎一炷香，在外婆坟前点燃，两旁柏树葳蕤，焕发出蓬勃生命力，我把疯长的野草小心翼翼地拔除，焚香叩首，虔诚祷告，烧上冥币物品。在雨中，缭绕的烟，似乎是生与死的距离，阴阳两界，明明灭灭。

小时候，外婆常把我抱在襁褓中，抑或背在结实的竹筐里，携到寺庙礼佛、上市场买菜。我时常躺在她的臂弯里甜甜酣睡，从来不知道，枕着一颗小脑袋的手的酸痛，直到现在抱着孩子睡觉，才明白这是一份沉甸甸的爱。每年除夕，外婆最疼我，有别于其他孩子，每次她都给我包大红包。除夕夜，睡意朦胧中，她将压岁钱放在红包里，压到我的枕头底下，一边放，一边念念有词：“乖乖，压岁钱，百岁岁，长命百岁！”

2013跨年是外婆在世的最后一年，她已83岁高龄，靠假牙吃饭，全身机能大不如前，但她张罗20人饭菜依旧闲不住。她说：“乖乖喜欢吃肉泥和蹄膀，我亲自操刀！家里添曾孙，陪我的人多了！”她让我们铭记慎终追远、敦亲睦族，这是传承亲情、系结血脉的亘古真理。

2013年中秋去看望她。后来，她不幸罹患脑梗，下半身无法动弹地瘫在床上，但神智却异常清醒。在外地上大学的我，听到后泪如泉涌。坐飞机赶赴医院，见到虚弱的她，同样眼泪涟涟地、慈祥地看着我，思念的泪滴在眼眶，紧握着手问她想吃什么，骨瘦如柴的她用力摇头，从枕下摸出压得已经变扁的塑料袋。不急不缓地说，她还有钱，想继续让我存起来，看我结婚生子，但现在等不了了……

她在医院静静离去，最终被车拉走，我知道车将会把她送去哪里。外婆一生贤良温厚，我笃信生命的轮回，她一定会在某个地方，默默地注视和保护我们全家人。那天深夜，目睹棺材里的外婆形容枯槁，我对天发誓：今后要坚强起来，努力像外婆一样关心对自己好的人。走，是必然，送别那一刻，我心如刀割。

第一年，我常常梦见她，撕心裂肺，醒来，沧桑的面容有两汪清澈的泉水照耀内心。第二年，我还是梦见她，心会无由来的酸楚。如今，很少再梦见，但她永远根扎在心魂深处，纤尘不染。

